

对于安多强巴,听闻他的名声与了解他的成就,几乎是在本世纪初他辞世前后。当时有关他的艺术成就,曾在电视新闻中报道,并在刚刚出版的《尖扎县志》上有简略介绍,特别是一幅他暮年绘画唐卡的镜头,对我印象十分深刻:布满老年斑的画家看上去还很精神,右手拿着画笔,戴着金边眼睛,专注作一幅度母画像。这就是出生在我州尖扎的藏族绘画史上的一代宗师——安多强巴。带着这份真诚的敬仰,我搜集整理了这位大师的有关资料,献给养育了他的家乡人民。

名贯雪域的安多强巴

赵顺禄

安多强巴,1915年出生在我州尖扎县措周乡麦仁村,7岁在家乡的艾隆寺出家,开始自学绘画,15岁时到拉卜楞寺学习。28岁安多强巴从拉卜楞寺徒步来到拉萨求法,成为哲蚌寺的一名僧人。他归属在哲蚌寺果芒扎仓鲁布康村,果芒扎仓(僧院)僧人大都为青海人和蒙古人。进入这个扎仓的喇嘛习惯上要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安多两个字,用以标识自己来自于安多地区,安多强巴这个名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响的。两年之后,也就是1944年,他在30岁的时候,应曲桑寺的施主之聘去哲蚌寺画唐卡,结果与曲桑寺管家阿尼色琼·强巴旺姆的女仆相恋而还俗。因他出众的辩才,很快被任命为复诵师,为此在寺院里小有名气。由于他更多地关注于绘画,未能继续坚持担任复诵师一职。期间一件偶然的事件向他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启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为他日后的艺术创造奠定了基础。

一、艺术因缘

一次在一个僧友的屋子里,安多强巴第一次看到一幅九世班禅的黑白照片,他立刻被照片的神奇效果所吸引,他说照片上所看到的五官、头发、胡须如此真实生动,甚至黑白相间的毛发都细致入微地看得出来。正是这张九世班禅的照片启发了他的心智,他对着照片画出了西藏绘画史上第一张讲求明暗关系的肖像。从此,肖像创作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说“由于我掌握传统唐卡画法的同时,能绘制写实人物画像而非常自慰。当时不仅在西藏没有能绘制写实人物画像的画家,而且在安多地区的汉族画家也只画传统国画以外,没有能画写实画的画家。所以人们看到我的人物画像画得非常相像而惊奇”。虽然,藏族美术史上曾有过关于个别写实绘画的传说,但是安多强巴是直接受照相表现技术影响的最早的藏族画家之一。由于这个偶然的机遇,加上他本人的悟性与大胆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他后来独树一帜的传统藏画与写实主义手法相结合的个人艺术风格。

1944年,他脱掉袈裟走进八廓街,成为拉萨街头一位藏族画家。期间,他结识了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位奇僧——根敦群培(1903—1951)。根敦群培是西藏20世纪承上启下的一位著名学者和现代藏学的一代宗师。他涉猎的研究范围和成就几乎包括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还有地理、考古、性学、医药学、植物学等方面,并且成就卓著。根敦群培不仅是近代藏族大学者,更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因此,他的思想和画风给安多强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具体到绘画的样式色彩和人物造型。正由于此,安多强巴毕生都把根敦群培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和难得的知音。特别是经根敦群培的引荐,安多强巴有幸承担给当时在西藏教一教二的大宗教家、大讲经师,佛学第一、辩才第一的帕邦喀大活佛的静修院扎西曲林寺重新绘制壁画的重任。他整整画了6个月完成了这一重任,还专门为帕邦喀活佛画了一幅肖像,这是他在拉萨画的第一幅人像画,深得帕邦喀大活佛的欣赏,使他走上了职业画师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初,安多强巴的名气在拉萨如日中天,特别是后来担任达赖喇嘛经师的赤江活佛和藏军司令拉鲁·次旺多吉请他画唐卡肖像后,安多强巴名声大振,他的影响就更大了。1954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要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了轰动整个西藏的头等大事。有一件礼品最为贵重,就是镶嵌在金框里的毛主席彩像唐卡,单是打造这幅唐卡的金框,就用掉了八十两黄金。而镜框中的毛主席彩像唐卡应由一位藏族画师彩绘。当时请了几位画师,画的都不行,因为他们只会画神,不会画人。最后绘画毛主席彩像唐卡的重任落在了安多强巴的肩上。由于这一因缘,安多强巴得以进入达赖喇嘛的宫廷,并作为随行人员于1954年8月来到北京。从此,安多强巴成为西藏画师中彩绘毛主席像的第一人。

1955年从内地返回西藏之后,安多强巴成为一名正式的宫廷画师,他为布达拉宫措钦大殿画了两幅第十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肖像

(两代达赖喇嘛的唐卡)。1956年,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他创作出两幅传世名作,一幅为《释迦牟尼初次说法图》,另一幅是画满了达丹明久大殿整整一面墙壁的历史壁画《权衡三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庆典)。安多强巴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两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传世佳作,也奠定了他在现代西藏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初,安多强巴参与了制作《藏汉大辞典》插图的工作,绘制了宗教器皿、服装饰物、生产用具、生活用品等插图120多幅。

1979年10月,作为西藏文学艺术代表团的一员,安多强巴到北京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中国美协理事。1981年,安多强巴当选为第一届西藏美术家协会主席。在新的的大好形势下,安多强巴的艺术生涯重获新生,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新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历程。他陆续创作了《伟大的爱国者——十世班禅大师》《源远流长的藏汉医学交流》《三代法王像》《度母》,以及表现西藏名胜的风景画等。1998年他的办学申请得到了政府的批准,1999年学校正式挂牌成立,并以夜校办班的形式招收了第一批学员。2002年3月28日,安多强巴与世长辞,享年88岁。

二、创作题材

安多强巴的绘画艺术题材范围广泛,主要有以下方面:

历史壁画。安多强巴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崇拜偶像的制作,表达出艺术家个人化的对于历史和信仰的理解,这在以往的西藏绘画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他创作的历史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绘制的《权衡三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庆典),这幅巨幅壁画中的人物有几十个之多,噶厦政府的噶伦、高僧大德、民国代表、天上众神、前世祖师等等,人物个个栩栩如生,至今鲜艳如初。

人物肖像。肖像唐卡的创作在安多强巴的艺术生涯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标志着他的主要成就。他的肖像创作始于20多岁的青年时期(临摹第九世班禅的照片),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1999年画玛嘎巴)。安多强巴画得最多的是肖像画,这也是他最早领悟绘画真谛的作品。后来他到拉萨以后,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伟大的爱国者——十世班禅大师》中,画面上班禅大师面部造型、衣纹的表现参考了十世班禅的肖像照片,表现手法近似于照相写实主义的风格,而法器、法座及法座上的装饰图案的处理手法以藏族传统装饰风格的精细、华丽的描绘手法与写实手法的光影变化进行了巧妙的糅合。通过写实手法,真实生动地表现了画面主人公的神采风貌,同时,又用略带传统装饰风格的背景图案的描绘和法器的描绘,增添了一份宗教绘画的超凡脱俗和神圣感。用照相写实手法描绘画面人物与强烈装饰图案的精细刻画环境相结合的画风成为了安多强巴肖像绘画的一大特色。这一风格伴随了他一生的艺术生涯,同时在广大藏区得到了发扬光大。

为度母写生。安多强巴以女神为主题绘制了不少绘画作品,其中画得最多的是度母。安多强巴以他独有的绘画风格和审美趣味,塑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女神形象。他所画的度母给众人所呈现的绝不是肉欲和情欲,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艺术家们假宗教的外衣,表现人间欲望的做法有所不同的。安多强巴塑造的是女性的神祇,是供人朝拜观想的偶像,是绘画拥有者心灵的导师,生活中的守护神,这与西方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当人们看到画中的佛陀或度母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欣赏,而是迎上前去,顶礼膜拜。在虔诚的藏族百姓看来,见到开过光的佛像和度母就如同见到真佛一般无二。而民间百姓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安多强巴亲手画出的佛像就不需要再请别的喇嘛开光了,因为它已经具有了神性。

除以上题材作品之外,安多强巴也画过不少风景作品。画家用写实细腻的手法,惟妙惟

肖地描绘了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同时,又以类似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入了画家自己臆想的空间。画面布局奇特,富有想象力,如同他的其他一些风景作品,是集写实手法与浪漫想象力于一体的经典之作。

三、基本特征

绘画题材丰富多彩。安多强巴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他创作的作品题材范围广泛,主要有佛本生等佛教故事在内的宗教内容的作品,如《释迦牟尼初次说法图》《白度母》《绿度母》《瑜祇母》等;历史人物题材作品,如《松赞干布》《三代法王像》《权衡三界》《达赖喇嘛像》《毛主席像》《源远流长的藏汉医学交流》《伟大的爱国者——十世班禅大师》等作品;风景题材的作品,如《奇丽显境》《藏南盛景》《后藏风景》《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布达拉宫》等;风俗题材作品,如为一些拉萨达官贵人的居所门厅、梁柱上所绘的表现日常生活场景和飞禽走兽的作品。

无师自通。这位天才画家仅靠着对于照片所显示出的黑白关系的理解,就解决了素描和立体感的问题,加之西藏传统绘画的色调影响和他对生活的独特领悟力,在色彩的表现上也创立了一种全新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画的作品,既不是西方绘画的方法,更不是东方绘画的方式,我的作品和配色方法是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努力下取得的,所以我的老师也就是我本人。”安多强巴所指的老师是专就写实画法而言的。面对西藏博大精深文化艺术传统,安多强巴从来都是深怀敬意的。不说寺院殿堂中的千年壁画和雕塑,单是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连天接地的艺术——风马旗、玛尼石刻和擦擦佛像,从安多强巴的幼年就开始对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生长于这片自然和艺术如此完美相融的大地之上,其深厚的滋养当然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只有西藏这片土壤才能哺育出安多强巴这样的儿子。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的真正老师就是深受西藏的历史、宗教和自然所启发的具有灵性的心智。

漠视陈规,画风独步古今。安多强巴从他早期开始踏上艺术之路起,就以一个具有独立个性和强烈探索精神的艺术家的姿态出现在西藏的画坛上。西藏历史上自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摄政第悉·桑杰嘉措组织画工彩绘布达拉宫之后,就开始了有画师们自己的行会组织。但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安多强巴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入画师行会没有什么意义。这个画师行会在20世纪50年代曾达到一百多人,1959年解散,20世纪80年代后重新恢复,相当于拉萨传统绘画的民间美协。一直到他去时,安多强巴也没有加入这个画会。同时他对作为藏画艺术最重要的经典——免拉·顿珠加措所著的《造像度量如意宝》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没有必要绝对的按照造像度量经的法则去画画,“为了发展西藏的绘画艺术,我们必须突破造像度量经的局限,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只能原地踏步,而没有任何发展可言。”他对自己笔下描绘的释迦牟尼、度母等的造像比例和表现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佛诞、度母的造像和神态更加自然和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他描绘的《三代法王像》与传统描绘方式相比,更加接近历史原貌,他依据根敦群培所著的藏族历史著作《白史》,把法王头巾的颜色画成了红色。另外,法王的造型、背景景物的描绘与传统绘画相比都更加贴近西藏的真实风貌。安多强巴身体力行,他不管描绘什么,非常重视个人的感受和理性的思考,不盲从权威,反对教条主义,善于实证客观地研究和探索新的艺术道路。所以,他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具有自觉的个人意识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那年头拉萨的画师,都是画神画佛、画宗教画的。画人物肖像的,只有安多强巴一人。

按照安多强巴自己的话来概括其特点:“以前西藏的画师只画神,不画人,画的人也像神;我安多强巴既画人,又画神,画的神也是人。以前西藏的画师只画唐卡、壁画等宗教画,别的都被看作旁门左道,不准涉猎;我安多强

巴既画宗教画,又画人物画、肖像画、风景画。以前西藏的画师,只是按照祖宗传下的画经画画,不敢越雷池一步;是我安多强巴,把藏画、汉画和西洋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画风,新画派,使画面有了层次,有了光影、有了立体感,有了更大的魅力!”

四、主要价值

史籍价值。安多强巴几乎见证了百年西藏所有重要的历史时刻,当之无愧地成为一百年来最伟大的藏族画师,他留下的许多传世杰作,直观地记述了西藏百年的沧桑,千年的荣耀,他用一生的创作编织了一幅西藏历史的长卷。一百年来,几乎西藏所有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进入了他的画面,以此上溯到一千多年,吐蕃王朝以来西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差不多也都被他精心描绘,甚至再往前数,释迦牟尼诞生以来整个的佛教世界,也尽在他的视野之中。对近百年来西藏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刻划称得上是入骨三分,这些人在他的心中笔下的形象和份量接近历史真实,不仅为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留下了永世的珍宝,也启迪了许多藏族虔诚信众的心智,为藏学研究的诸领域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为渴望了解西藏的人们提供了一套极为鲜活的佐证资料。

人文思想价值。安多强巴从第一次在拉卜楞寺看到九世班禅的照片起,发现了一个与传统的规范化表现模式完全不同的新的表现方法,也就是照相所具有的客观纪实的表现功能。他通过九世班禅的照片,看到了细致入微地记录着人生岁月沧桑的一位活生生的主人公。这不仅仅是一个表现技巧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对待客观事物的观察角度上的区别,如果传统艺术的表现把对象理想化,然后将对象融入到程式化的表现模式当中,往往是共性大于个性,那么照相表现出来的对象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特征的、完全客观的个体。照片中的主人公不仅仅是至高无上的活佛,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性化的表现大于宗教符号化的共性。安多强巴大胆吸收了照相纪实的风格,走上了一条前人未走过的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艺术道路。他无论画的是佛祖释迦牟尼、度母,还是高僧大德都增强了人性化的客观表现,少了一份宗教艺术的超脱感和神秘。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多强巴的艺术思想和作品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艺术家有异曲同工之处。

独特的艺术价值。他在论述他个人的艺术风格时说道:“我的艺术风格是,既不属于西方艺术,又不属于东方艺术的自发的艺术风格。”的确,他的艺术风格有许多自己探索的因素,很难归类到某一个具体流派。但是,仔细研究他的作品、论述和艺术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艺术风格形成的元素和创作思想的脉络。也就是吸收传统藏画元素和西方写实主义表现方法相结合的藏西合璧的艺术创作手法和思想。他把藏族传统绘画的富丽堂皇的装饰性的表现风格与西方写实主义的真实、精微的刻画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藏西结合的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他所彩绘的毛主席彩像,正中是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的全身像,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各族人民频频招手。在毛主席的周围,一共画了九幅彩图,集中表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雪域高原军民团结、民族和睦、社会发展的新气象、新变化,这是一幅思想内涵、艺术造诣都非常高的作品,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能画出这样高水平的画,确实十分难得。绘制在罗布林卡达丹明久殿堂内的壁画——《释迦牟尼初次说法图》,完全打破了西藏传统壁画的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吸收了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人物刻画生动自然、周围的山水花鸟描绘得细致而不繁琐、画面色彩和谐温暖,在静谧安详的自然风光之中很好地烘托了画面的主要人物,画面气势恢宏,使人联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的壁画作品。画家结合实际的观察研究,对历史的辩证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相结合,而绘制出的前无古人的杰作。